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徐贵祥

八月桂花遍地开

徐贵祥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八月桂花遍地开

徐贵祥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月桂花遍地开 / 徐贵祥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2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徐贵祥卷)

ISBN 978 - 7 - 5034 - 8518 - 3

I. ①八…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9013 号

责任编辑: 蔡晓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7 字数: 42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第一章

不知秋风何处发韧，几个回合下来，草草木木就变灰了，槐树的枝丫露出筋骨，像一丛丛嶙峋的手指，簌簌地指向天空。午后的阳光从风沙弥漫的黄尘里透过，落在兵车辚辚的小城上空，升腾起一股浑浊的萧瑟之气。

苏鲁皖长官部临时落脚在小城西南角的陶瓷厂里。工厂已经停产，厂房里住满了长官部直属部队的兵马，电台天线稀稀拉拉地在风中摇曳。一辆车从东向西而来，穿过城门，再穿过杂乱无章的广场，一直开到长官部的大院门口。车停后，沈轩辕从车上挪下身体，站正了，仰脸向斜上方看了看，然后抻了抻毛呢军服，失去光泽的皮靴踏着哨兵的敬礼声，节奏分明地跨进了李长官的临时官邸。

李长官已经等待多时了，听见脚步，只是用手做了个动作，示意沈轩辕到作战地图下面，开门见山地说明了紧急召见他的原因：文远兄，根据战事需要，长官部和省府做出决定，委沈轩辕文远兄任战区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

事情来得突然。沈轩辕怔怔地看着李长官，半天没说话。李长官倒是神闲气定，脸上看不出波澜，两片厚嘴唇蠕动的幅度不大，但是从其中滚涌出来的声音却是低沉凝重——进入秋季，日军连克数城，急于打通江淮交通，实现南下西进之战略，武汉周边已经战云密布，逐鹿荆楚不可避免。陆安州西靠天茱山，南濒淝水河，接中原之壤，扼平汉门户，敌志在必得，我志在必守。侯先觉将军率七十七军两万余众在大蜀山一带构筑三

道防线。文远兄到任之后，宜速纵横友军，动员民众，恢复机构，建立战时保障体系，辅助七十七军主力，粉碎敌强占陆安州之计划。

沈轩辕的表情有些僵硬。

从窗口射进来的阳光落在地面上，反溅出一些扑朔迷离的光斑。光柱里有细小的尘絮在飞舞，飘浮着淡淡的土腥味。李长官回到高背木椅上说，诚然，战乱频仍，人心惶惶，陆安州政府机构业已瘫痪，环境十分恶劣。当地武装形形色色，有中央军、有民团、有新四军游击队，还有土匪。陆安州就像一只被打散的木桶，文远兄这次就任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好比一根桶箍，就是要把这些散乱的板板块块箍起来，一致抗战。依眼下之情景，大敌当前，促使各派势力摒弃前嫌，众志成城，方为要务。

沈轩辕的眼神似乎集中在李长官的身上，但李长官看出来，那眼神是空洞的。天知道这颗头颅里此刻装的是什么。

李长官说，文远，值此江山板荡之际，我和仲岳出此下策，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亦是为之而不得已。兄乃党国干城，文兼武备，又是江淮人氏，熟知地理民情，受命于危难之中，必能挽狂澜于即倾。为了给七十七军提供后援，兄还要尽快筹建警备司令部，统领陆安州各派抗日武装。只要陆安州再坚持半年，待我战区空间与时间之转换成为现实，我将集结重兵以守之，逼迫南下之敌改道，减轻武汉之压力！

李长官讲完了，似乎有点累了，也似乎解脱了，把脑袋往椅背上一靠，从半眯缝的眼皮下面观察沈轩辕。李长官不仅是战区司令，还是江淮省府主席，这些天来确实心力交瘁。

沈轩辕面无表情地看着李长官，欠了欠屁股，手里玩弄着一支雪茄，欲言又止。李长官说，说吧，我知道你有一大堆问题，有一大堆要求。你说你的，我给我的……我能给多少给多少。

沈轩辕问，日军何时攻打陆安州？

李长官坐正了身体说，从华东战况看，最迟秋末，也就是月把两个月的事。最早嘛……李长官不说了，看着沈轩辕。沈轩辕的腮帮子动了两下。李长官说，这两天情况有点复杂，真真假假乱七八糟，不过你得做好思想准备，也许就是十天半月的事。

沈轩辕放下雪茄，起立，一只手托着军帽，看着李长官说，长官，我只有一个请求，把我的副官放出来吧。

李长官怔了一下，牙疼似的吸了一口气，迎着沈轩轅的目光，又把眼光避开了，没有马上答复。沈轩轅说，这也可以看成是我唯一的条件。

文远，你这是为难我了。李长官肥厚的嘴唇动了几下。你不是不知道，仲岳那里已经有确凿证据，他是共产党。而且，有人反映你跟“太子会”有来往，也是由他穿针引线的。

沈轩轅仍然伫立不动说，长官，恕我直言，不管你们怎么猜疑他，也不管他有什么嫌疑，这个党也好，那个会也罢，但他的第一身份是一个中国人！把他放出来吧，我需要他。

李长官背起手，开始踱步，踱了一圈，又踱了一圈，然后仰起脑袋，看着沈轩轅说，瓜田李下，你就不怕牵连？

沈轩轅说，国难当头，只求问心无愧。

李长官在这一瞬间似乎来了精神，直视沈轩轅，突然笑了，好吧，我答应你。不过他现在不在此地。

沈轩轅说，只要把他放出来，我会跟他联系。

李长官点了点头说，那好，仲岳那里我来说话。

沈轩轅注视着李长官，顿了顿又说，钧座如此信赖，沈某当以死相报。不过，抗日之战争非一日两日，所要应对的局面也不是一件两件，错综复杂，虚虚实实，各人禀性不同，沈某又一向给人孤傲印象，有人不容，一直怀疑沈某是共产党，真怕授人以柄，陷钧座于两难。

李长官点点头，突然抬头，目光炯炯地看着沈轩轅问，文远老弟，跟兄台交个实底，你是吗？

沈轩轅说，我只能跟长官说，我不是。

李长官愣了一下，咧嘴笑了，向沈轩轅摆摆手说，你是也罢，不是也罢，我也不追究了。大敌当前，唯才是举。用你的话说，第一身份是中国人啊！

沈轩轅身体一振，举手敬礼：长官，轩轅告辞了。

说完，拿起放在茶几上的委任状，转身出门。刚走到门口，就听到李长官在后面喊：文远……这一声竟然喊出了三分悲怆。沈轩轅转身，凝视李长官，李长官的眼睛果然有些潮湿——文远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此一去……拜托了！

沈轩轅一动不动，沉默了好一阵，才说了一句话，长官保重，卑职自

B 八月桂花遍地开 Bayueguihuabiandikai

当恪尽职守。

当天夜晚，一辆嘎斯吉普车便驶出了战区长官部，一头扎进了通向江淮的茫茫夜幕。

沈轩辕坐在车上，回想这些天来奇奇怪怪的经历，恍如隔世。

一年前他是李长官亲自点将的战地执法官，对抗日前线副军长以下军官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后因执法过于当真，当真得连李长官都受不了了，就让他离职“休养”了一段时间。半年前他是战区作战部的少将副部长，因为副长官白仲岳怀疑他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便把他调出要害部门，到政训部当顾问，而且秘密逮捕了他的副官。顾问没当几天，战区李长官怀疑他同统帅部某少壮派有直接联系，又把他调到军需部管粮秣。过了几个月，既没有发现他同共产党暗度陈仓的蛛丝马迹，同统帅部少壮派的联系也查无实据，二位长官觉得委屈了这位勤勤恳恳的袍泽，又把他调到战略委员会当高参。其实从个人角度来讲，他同李长官和白长官的交往都很密切，李长官称他为“沈吴用”，意为智多星；白长官称他“双面狐”，意为狡黠玲珑。不管李长官还是白长官，哪怕怀疑他手眼通天，但只要不是危及战区和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都还乐意重用他。其原因一是在于他的深谋远虑，二是在于他的排忧解难的经验。

月黑风高，心事浩茫，沈轩辕的心里当真有些受命于危难的滋味，却又找不到天降大任的感觉。有些沉重，有些悲壮，也有一些茫然。

苏鲁皖战区有三个长官，各有各的背景。按时下流行的说法，李长官属于“攘外派”，是坚决抗日的，主张“先攘外后安内”；第一副长官兼战区参谋长白仲岳是“开弓派”，主张“攘外安内一起抓”，左右开弓；第二副长官兼七十七军军长侯先觉是“安内”派，实际上也就是消极抗日派。沈轩辕的难处在于，他虽然是李长官任命的陆安州专员兼警备司令，但陆安州是在七十七军的防区，侯先觉是中央军嫡系，李、白二人则是旁系，因此侯先觉对李长官的命令向来是打点折扣。如果这次赴任得不到侯先觉的支撑，那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了。

随同沈轩辕到陆安州上任的，是他的警卫参谋何中亮、新任副官汪寅庚。这支队伍很有特色，汪寅庚一路上不断咳嗽，何中亮始终眨眼不止。汪寅庚来到沈轩辕身边不到三个月，不知何故，前几天开始咳嗽，常常咳

至半夜，还咯血。沈轩辕不知道这件事情，等知道的时候已经在路上了。何中亮是沈轩辕的老卫士，在枣儿庄战役最残酷的时候，沈轩辕亲自上了前线，被小股日军偷袭，何中亮挥舞大刀冲进敌群突击，在肉搏中脖颈子被鬼子挑了一刀，差点儿送命，后来虽然命保住了，却落了个眨眼的毛病。

这一行当中，除了沈轩辕身边现有的随员，没有别人。至于沈轩辕原来的副官到底放出来没有，放出来又是怎样同沈轩辕联系的，接受了怎样的任务，连汪寅庚都搞不清楚。本来李长官允诺派几名校官随行，更换陆安州的警察、税务、财政等要害机构的头目，沈轩辕婉言谢绝了，说是到任之后再谈。

离开苏鲁皖战区长官部，嘎斯车沿淮河岸边的碎石公路向陆安州方向进发，计划一天一夜到达目的地。这一路眼下都还是苏鲁皖战区的地盘，沿途都有驻军，土匪销声匿迹，安全倒也不是个大问题。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在濉溪口被耽搁住了，驻扎濉溪口的五十六旅旅长滕风达告诉沈轩辕，阜阳一带已被日军控制，东线走不得了，建议改道西线，从河南走，或者从湖北走。

沈轩辕眼睛盯着地图看了良久，觉得从西线绕得太远，而且山路崎岖，跨省行进，有诸多不便，万一再遇阻隔，那就束手无策。沈轩辕心急如焚，决定还是从东线走，就委托滕风达通知所属部队，从防区里开辟一条捷径。这样一个上午就过去了。

到了下午，滕风达说，日军已经开始向皖东北集结了，长官部已经下达命令，淮北、宿州一线守军紧急收拢，这一片很快就要开战，东线是万万走不得了。

这一次沈轩辕没有再看地图，不容置疑地对滕风达说，请向长官部禀报，轩辕今夜务必穿越皖东北。滕旅长能予方便就予方便，若是不能，就此分道扬镳。滕风达说，文远兄您也是卑职的老长官了，希望能够体谅风达的难处。现在是两军频繁移动，犬牙交错，态势尚未完全明朗，但皖东北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此时此刻，我怎么能让老长官穿梭虎口呢？沈轩辕说，今夜大睡一通，闻鸡开拔。你保障也好，不保障也好，反正我是要走，不商量了。

滕风达见沈轩辕不识好歹，只得禀报长官部，长官部回复了四个字：

且随他便。

没有别的办法，滕风达只好再次向所属部队下达通知，尽可能地为沈轩辕提供方便并保障安全。第二天沈轩辕果然就坐上了嘎斯车，起先还是风驰电掣，但走出滕风达的防区，进入淮北地界，路面就差了起来，颠簸得厉害，嘎斯车上蹿下跳，一路垂死挣扎，夜里到达淮北城外，人和车都快散架了。

第三天的情况更加糟糕，嘎斯车吼叫了一个上午，行驶不到五十里路。正走之间，前面遇到一条大沟，汪寅庚指挥司机绕行，从乡村大道上绕了十多里路，由于路面狭窄，几次差点翻掉。等回到碎石公路上，往前走不到三里路，又是一条两丈多宽的大沟横亘在前。沈轩辕这才明白，为了迟滞日军推进，所有的公路都已经被七十七军士兵挖得断断续续的，根本无法行车。

这一路上，司机叫苦连天，副官骂骂咧咧，卫兵唉声叹气。沈轩辕基本上不说话，车子颠着他坐着，众人推车他看着，好像天塌下来都无所谓的样子。但是到了第四天，他的嘴角上突兀地起了几个水疱，脑门上还冒出个大疔子。

二

彭伊枫接到的任务十万火急，前天下午他还在豫南军政训练班上做报告，晚饭后军政治部一位首长找他谈话，要他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皖西陆安州，到那里的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担任政治委员。这位首长还告诉他，日军对皖西陆安州的进攻可能要提前。一位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领导同志利用国军军官的身份，也将进入陆安州，代号为“老头子”，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已经联名签署了命令，成立新四军陆安州特别军事委员会，委任“老头子”为该委员会书记。在复杂的斗争中，将建立特殊的指挥关系。彭伊枫到任后，作为特殊指挥体系的中转环节，保障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直接接受“老头子”的指挥。

但是到了次日凌晨，这位首长又面带歉色地通知他，由于某种原因，关于他担任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政治委员的任命已经取消，改任政治部主任。对此彭伊枫付之一笑，接着就带队出发了。

通过新四军豫南防区和国民党军皖西防区，到达大蜀山一二五团驻地已经是晌午了。随行人员，都是从军政训练班紧急抽调的干部，其中两个男同志是原新四军四支队的参谋刘庆唐和曾见湖。两个女同志，一个是原三支队抗敌剧社社长田红叶，还有一个是豫南军政训练班的电台教员，叫王凌霄。

因为年轻，也因为第一次到江淮地区，田红叶就显得比较活跃，一路上问题不断，似乎即将迎来的战斗很是罗曼蒂克。与之相比，王凌霄就深沉得多。

王凌霄大约二十六七岁年纪，在这一行人中，就算是老大姐了。此人清秀端庄，举止优雅，一看就是大家闺秀，而且面相不老，比起粗手大脚的田红叶，反而显得娇小玲珑。但是她始终很矜持，少言寡语，连笑都是轻微的，不像田红叶那样肆无忌惮地大笑大叫。王凌霄同来江淮，也是彭伊枫不大不小的一块心病。因为军政治部那位首长在介绍这几个同志的时候，对其他人都是一二三四，缺点优点泾渭分明，唯独在介绍到王凌霄的时候，语焉不详。说这个同志背景比较复杂，家庭背景复杂，工作经历复杂，但是从工作表现上看，倒也忠诚勤恳。这次是她主动要求到江淮地区的，理由是要在严酷的斗争中锻炼和检验自己。组织上考虑这个同志的实际情况，认为她的申请有一定的合理性，还请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同志们在战斗中正确地使用和锻炼这个同志。

这样一说，彭伊枫就有些困惑。组织上虽然说了，这个同志的家庭背景和工作经历复杂，但组织上并没有说怎么复杂、哪里复杂。组织上又说同意她的请求是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但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组织上也没有说清楚，这等于是留了一道题给彭伊枫做。不过，从一路上的表现来看，这个同志的话虽然少了一点儿，但并不悲观，也不消极，对于进入江淮地区，她也是有激情的。

国军一二五团团长沙春秋是个明白人，彭伊枫等人从大蜀山经过的时候，唐春秋特意差人把他们请到一二五团团部吃了一顿饭，席间谈的都是陆安州的防务和江淮的敌我态势。想当年，红军在天茱山创建根据地，七十七军屡次围剿，唐春秋就是其中的军官，而且同现在的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霍英山和彭伊枫等人直接交手。这段历史唐春秋已经贵人多忘

了，但是彭伊枫心里是有一本账的。

唐春秋在两个月前还是七十七军军部的处长，长官部确定了要在大蜀山展开陆安州保卫战之后，侯先觉才把他放到一二五团当团长。因为此前一二五团团团长马南北突然活动当了七十七军的军需官，团长一职空缺。说起来唐春秋好像也是大敌当前临危受命，其实是因为他主战嗓门过高得罪了某长官。你不是口口声声不能退让吗？那好，把你放到第一线去，让你去当民族英雄去，你没话说了吧？

一二五团的老底子是江淮杂牌军，非嫡系，装备差，兵员状况不佳。唐春秋作为七十七军军部官员，对此并不是不了解，可是他有苦说不出。既然来了，部队再差，这个团长也还得硬着头皮当下去。

酒过三巡，唐春秋说，彭先生，你们打算在天茱山逗留多长时间？

彭伊枫说，我们是到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任职的，决心在天茱山抗战到底。换句话说，也是同唐团长并肩战斗到底，同舟共济到底。

唐春秋似乎有点意外，看着彭伊枫，端起酒杯说，诸位风尘仆仆，千里而来，奔赴抗日前线，令人感佩至深。唐某只有一愿，愿我们竭诚合作。来，我敬诸位一杯。

彭伊枫听出了唐春秋的弦外之音，笑笑说，唐团长，我也有一愿，愿我们捐弃前嫌，一致对外。

唐春秋说，坦率地说，我们并不指望霍瘸子那百十条刀枪棍棒能成多大气候。但是请彭先生做一个工作，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了，我不去打他，也希望他不要捣乱了。

彭伊枫收敛笑容，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放得很重。还没等他说话，田红叶接茬了，脸色很不好看地说，唐团长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捣乱啊？

唐春秋看了田红叶一眼，苦笑说，诸位虽然跟霍瘸子同属一党，但对天茱山的情况有所不知。霍瘸子这个人，小道理明白，大道理不懂，还倔得很，老是记着我们当年内战结下的仇。表面上说合作，可是暗地里老是截我的军需。只要我这里有粮食和装备过来，他消息灵得很，派出小股，明夺暗抢，搞得部队怨气冲天。我没来一二五团任职之前，在军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付霍瘸子截我粮草。来到一二五团，还是没有逃脱他的魔掌。说实在话，要不是看在抗日大局的分儿上，我恨不得再次带兵剿他。

彭伊枫嘿嘿一笑，笑得有些阴冷。彭伊枫说，唐团长所言，本人不全

信，也不全不信。问题是，你也得替霍司令想想，他一个抗日游击支队活跃在天茱山，你们却不给他发饷，吃什么，穿什么？你们衣食无忧，让他挨饿，饿极了他不抢你？不抢那是傻子。让你长期吃麦麸糠皮你试试？

唐春秋说，军饷是按编制发的，他的军饷也不归我一二五团供应，他怎么就老是跟我过不去呢？再说，上面也有上面的难处，新四军军部在江南，你们又在天茱山搞了个游击支队，名不正，言不顺，军饷问题自然也就没着落了。侯先觉长官表态，给霍瘸子发饷可以，但是他的队伍必须纳入七十七军的序列。我奉侯长官的指示，几次同霍瘸子谈判，但他油盐不进，荤素不吃，还出言不逊，污言垢语大骂七十七军长官。简直是个土匪！

彭伊枫脸色不好看了，口气很重地说，我提醒唐团长注意，你说霍英山同志捣乱，又说他是土匪，还口口声声称他为霍瘸子。你对友军如此蔑视，他能跟你好好合作吗？他是个大老粗，唐团长以及贵军长官可都是学过仁义礼智信的，你不尊重他，他当然不买你的账。换我，我也会这样！彭伊枫说着，还情不自禁地用手指头敲了敲桌子。

气氛紧张起来了。一直微笑不语的王凌霄这时候说话了，按唐团长说的，新四军军部在江南，所以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就名不正言不顺，这话恐怕有失公允。国民党政府现在武汉，难道武汉以外的国民党军队就是土匪？

唐春秋愣了一下，看看王凌霄，竟然无言以对。

王凌霄又说，请唐团长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新四军军部是在江南，但新四军的抗日战场并不一定非要在江南。我们天茱山抗日游击支队接受新四军军部的领导，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一部分。唐团长你说是不是啊？

王凌霄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说话不紧不慢，但却是有理有据。唐春秋说，道理应该是这个道理，但是，但是……他有点语无伦次了。

田红叶接上说，既然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一部分，那么，强行收编我们更是破坏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

田红叶说得慷慨激昂，脸都涨红了。唐春秋吃惊地看着王凌霄，又看了看田红叶，尴尬地笑笑说，哎呀，两位巾帼给唐某扣上一个好大的帽子，唐某戴不动啊，脑袋疼啊！

王凌霄笑笑说，既然不堪重负，何不干脆弃之？国难当头，唯有捐弃前嫌，携手同心，方可众志成城啊！

彭伊枫突然又敲了敲桌子说，王凌霄同志说得好！老唐，我看我们得重新认识我们的关系了，那种煮豆燃萁的事情再也不能做了，谁做谁就是民族罪人！

一二五团除了唐春秋，还有陪同的团副祝道可和参谋长林用树。祝道可察言观色，替唐春秋解围说，哎呀，诸位也太认真了。国共两党，有多少恩恩怨怨，那都是上层的事，岂是我们这些人能够说得清楚的？今天团座是以个人名义宴请个人朋友，大家还是少谈国事，多叙私谊。

彭伊枫说，谢谢祝团副和稀泥。可是没有国事，哪有私谊呢？其实你们大可放心，今天唐团长能够把话说到明处，并不是坏事，我们争论几句，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然，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但是能够推心置腹，不遮遮掩掩，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基础。

唐春秋说，对不起啊诸位，国难当头，千头万绪，我唐某是真心抗日，却也是恨铁不成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那我们就以后看吧。

彭伊枫端起酒杯说，唐团长，各位，虽然说我们之间有分歧，有争论，甚至还有前嫌，但是，我们再怎么打也还是自己的兄弟之争。现在已是抗日大局，我们在外面就已经听说，在天茱山七十七军部队里，以唐团长为首的一二五团，在抗日方面是决心最大、态度最强硬的部队。为此，我们新进入天茱山参加抗日斗争的同志，把酒倒满，诚心诚意地敬唐团长和一二五团各位长官一杯。说着就站了起来，亲自动手，把一圈酒杯倒满了。

唐春秋有些发蒙，看着彭伊枫咕咚咕咚地倒酒，好像彭伊枫是主人而他是被请来的客。等彭伊枫倒完了酒，举起酒杯往他的杯边一碰，他还是有点回不过神来，慌忙站了起来，说，好好，彭先生，你说得好，是非曲直不是你我几个人在这里说得清楚的。有你们这些秀才约束霍瘸……啊，不，那个霍瘸子尊姓大名是……

林用树说，霍英山。

唐春秋说，啊对，有你们这几位文武兼备的干才进入天茱山，辅佐霍英山，也是天茱山抗日军民的一件幸事。欢迎诸位，干杯！

说完，一仰脖子，居然喝光了。

在唐春秋的一再挽留下，彭伊枫等人在一二五团防区住了一夜。趁这个机会，彭伊枫做了两件事，一是摸摸唐春秋的底，看看这位国军上校抗日到底有多少底气；二是摸摸一二五团部队的底，看看士气、装备和战术。这两件事情都办得不错。至于部队情况，因为友军访问，不便深入，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是彭伊枫能感觉出来，一二五团士气并不高，官兵的眼神有些闪烁游移，装备和军需好像也差了一点儿。如此看来，霍英山的队伍恐怕情况更糟。有了这个思想包袱，彭伊枫这一夜就没有睡好，觉得心里沉甸甸的。

老排长啊老排长，这些年你可真是不容易啊！

彭伊枫的老排长就是霍英山。

想当年红军还在天茱山打游击的时候，正在县城读初中的彭伊枫跟着同学参加红军，因为年龄太小，分兵时别的班排长都不要，急得彭伊枫直哭。霍英山见了说，个头儿是小了点儿，打两仗就长高了，这个兵给我吧。后来彭伊枫就跟着霍英山，但是手里没有武器，平时给霍英山当勤务员，打个洗脚水点个烟什么的，打仗的时候就像跟屁虫一样围着霍英山，给他装子弹，帮他擦大刀。高兴的时候，霍英山就让他放两枪。

霍英山作战勇敢是没说的，但霍英山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爱学文化。红军到了陕北，霍英山当团长，彭伊枫在他手下当营长。形势稍微稳定了，彭伊枫要求进入抗大学习，他劝老排长学文化，老排长把旱烟锅往他脑袋上敲，笑呵呵地说，世道上的文化就那么一点点，你也学我也学，那还不给学完了？我不学了，省着给你学吧！

哪想到后来就发生了那些事情呢？

那次霍英山离开陕北的时候，还托人到抗大跟彭伊枫说了，说是革命不要他了，革命让他去管马，他管不了，回老家种地去了。以后回到天茱山，别忘了去看看老排长。等彭伊枫接到口信赶到保卫局的“消毒班”，老排长人已经走了，铺盖卷子上还放着六块大洋——他把组织上发给他的路费连同铺盖卷子一起留给革命了。

老排长性子硬啊！

三

这一夜王凌霄的心情也很不平静。

对于陆安州这块土地，王凌霄并不陌生。过了金刚山，从豫南一路东进，陆安州迎面逼近，埋藏在王凌霄心底的隐痛也就一点一点地被激活了。

天还是那片天，水还是那片水，人却不是那个不知愁滋味的少女了。一晃将近十年过去了。

十年前她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小姐，是一个生活在书香门第的千金。父亲从英国留学归来，是苏州城内首屈一指的外科医生，不仅民众拥戴，当地的官僚阶层也非常尊重他。但那时候王凌霄不知道，父亲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了。

有一年春天，家里来了一位年轻人，一口皖西话，常常跟父亲早出晚归。那个年轻人给十七岁的王凌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在此之前她被礼教约束，除了在省城的女子学校读书，很少有同外人，尤其是异性接触的机会。皖西来的年轻人身着那个时代城里流行的无领学生装，仪表堂堂，不苟言笑，多数时候都在紧抿着嘴唇，配着丰满而前翘的下巴，给人一种坚强和自信的感觉。但是不久王凌霄发现，这个年轻人并不是一味地沉默寡言。那时候已经有消息不断传来，日军觊觎中国的东三省，要在那里建立所谓的“满洲国”。有一次几个同学约王凌霄一起到城外去，说是踏青。王凌霄信以为真，就跟着去了。没想到在一个小镇上与他邂逅，这才知道，这个经常出入自己家的年轻人，竟然是一个“赤匪”。

那天在苏州城外的一个小镇上，秘密集结着从上海、南京和庐州来的学生，大约有二百多人的样子。王凌霄和同学们簇拥着挤进人群，起先她还没有认出来那个穿着红军军装的年轻人，远远看去，那人大约也就二十三、四岁的样子，中等身材，脸上略有点络腮胡子，肤色微黑，这就把双眼衬托得非常明亮。那人站在凳子上演讲，操着带有江淮口音的京腔，声调缓慢而凝重，儒雅中暗含着粗犷，激昂中渗透着悲壮。他的手掌是张开的，说话的时候，手心向外推动、向上举动，拳头一擦一擦的。

他最初引起王凌霄注意的，就是这个奇特的手势。他打着这样的手

势，晃动着拳头，一遍一遍地说，国家者人民的国家，天下者人民的天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将不国，何以为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热血青年们，让我们起来，起来，去战斗！为了我们民族的复兴，为了几千年文明的承接延续，让我们这一代人挺身而出，勇敢战斗！我们保卫我们的国家，不等于是保卫朝廷，也不是保卫军阀专制政府，我们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土，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朝廷是靠不住的，军阀也是靠不住的，只有靠我们自己筑起血肉长城，抵御外侮，洗刷内政，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发展、进步、强大！

王凌霄后来终于认出来了，她看清了他的严峻的下巴，尽管那上面已经蒙上了一层胡须。这个人就是经常跟她的父亲早出晚归四处奔波的皖西客人沈先生，动态的他和静态的他几乎判若两人。王凌霄这时候也就似乎明白了，为什么专学西医的父亲，让人采购了那么多中草药；也难怪有人传说，医院的中西药材、药品和器械，不断地流向西部地区。

那一次，进入王凌霄的耳朵里，最多的那句话便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沈先生一遍一遍地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要用自己的热血医治民族的痼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要用自己的肩膀负起民族责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难道我们能眼看着国土沦丧、宝藏流失、人民受辱？不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热血春秋慷慨赴死的时候。青年同胞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让我们起来起来起来，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

他的拳头高举，在空中像一个榔头。

那是在一座教堂的院子里，上午的阳光从梧桐叶的缝隙中落在人群里，他的脸就晃动在斑驳的光影里，有些亦真亦幻的神秘。

站在教堂的院子里，王凌霄的心里有点惊恐，她不知道这个沈先生的真实身份父亲是否知晓，沈先生在这里演讲是不是得到了父亲的允许。虽然那时候王凌霄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还知之甚少，但是，凭直觉，她知道这个沈先生所做的事情是冒着风险的。

演讲结束了，沈先生也看见了王凌霄，有点意外，走过来问，红豆你怎么也来了？

那声询问让王凌霄差点儿热泪盈眶，她没想到这个沈先生居然还记住了她的乳名。她说，沈先生，我父亲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吗？

沈先生怔了一下，笑道，傻丫头，回家问问你父亲，不就什么都清楚了？

后来同学李艾莫说，此人是皖西陆安州一个酒业大亨的少爷，同时也是红军游击队的一个头目。既有学问，又会打仗，常年往返于上海、南京、苏州等地，以经销为名，为红军游击队筹集物资。这次来是招兵买马的。

果然，集会结束后就有很多人到报名处去报名。堂姐和李艾莫动员王凌霄报名，王凌霄就踌躇了。她本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投军，那时候她压根儿不知道李艾莫和堂姐都是地下组织的外围进步青年。堂姐是瞒着伯父伯母把她带出来的，而且堂姐和李艾莫是谋划好了要参加红军的。

就在这个时候，她看见了他，那个在上午的阳光下像圣徒一般虔诚、像骑士一样热烈的“沈先生”。沈先生向她笑笑，他虽然年轻，却显得睿智和成熟，他的不经意的一笑，显示出自信、坚定和宽广的气魄。在那一瞬间，王凌霄就没了主张，稀里糊涂地对李艾莫说，我这个样子，参加队伍行吗？

负责登记的红军干部任广琇说，参加革命，首先要自己拿主意。

王凌霄还没有回答，一边的沈先生慢腾腾地发话了，说，红豆，你先不要报名，到需要你参加的时候，我自然会带你走。

王凌霄愣住了，任广琇也愣住了。大家这才知道，王凌霄早就认识他们的首长。

以后王凌霄才弄明白，沈先生当时之所以没有让她马上进入根据地，是因为她的父亲同沈先生有言在先，可以让女儿参加革命，但必须满十八岁之后。

十八岁那年，沈先生和父亲都没有食言，同意王凌霄进入红军根据地。由于红军战略转移，沈先生结束了在城市筹集物资的任务，即将回到根据地工作。就是那一次，他带着王凌霄在转道川陕的途中，进入了天茱山。

王凌霄至今也没有搞明白，云舒庄园究竟在陆安州的哪个地方，印象是在天茱山腹地，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一个类似世外桃源的地方。有一段路，形同天堑，王凌霄是坐在滑竿上被人抬着进去的。由于道路受